

# 论福列艺术歌曲的艺术形象

——以《月光》《梦后》为例

陈 姝

**[摘 要]** 艺术歌曲《月光》与《梦后》作为法国作曲家加布里埃尔·福列不同时期创作风格的呈现，不仅受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影响，更凭借福列独特的调性布局、旋律设计和节奏处理，全面彰显了福列声乐语言的多元魅力，生动刻画了福列艺术歌曲的独特风貌，为作品赋予了“古希腊之美”。从法语发声的音源性特征入手，将“诗”与“乐”的结合作为视角，分析福列艺术歌曲《月光》和《梦后》的旋律特征，总结福列艺术歌曲在音乐情感的再表达、钢琴伴奏与人声融合的新突破、和声与调性的巧妙处理等方面对法国艺术歌曲的影响，逐步溯源艺术歌曲对艺术形象的建构作用，从而为福列艺术歌曲的演唱与教学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艺术歌曲；声乐套曲；福列；《月光》；《梦后》

中图分类号：J6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25)03-0121-09

DOI:10.20093/j.cnki.CN21-1080/J.2025.03.14

## 一、福列与《月光》《梦后》

作曲家加布里埃尔·福列（Gabriel Fauré, 1845—1924）作为法国音乐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其以独特的抒情风格和对和声语言的革新而著称。福列的音乐风格细腻而深沉，常展现出内敛的感伤与优雅的法式情韵，尤其擅长通过微妙的和声色彩和流畅的旋律线条营造朦胧而富有诗意的氛围。福列的创作涵盖艺术歌曲、钢琴独奏作品、室内乐及宗教音乐等多个领域，其中《月光》《梦后》等作品广为流传。早年，福列踏入巴黎久负盛名的尼德梅耶学校学习音乐，后师从圣桑，由此打下了坚实的作曲与键盘演奏根基。此后，福列服务于多家教堂，担任巴黎音乐学院院长一职，对拉威尔、普朗克等音乐后辈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福列不仅推动了法国音乐教育的改革，更奠定了现代法国音乐发展的基础。他的艺术成就不仅继承了浪漫主义的精髓，更在形式创新与和声探索上展现了现代主义的曙光，无疑是法国音乐文化过渡时期具有标志性的作曲家之一。

《月光》与《梦后》作为福列的两首代表性艺术歌曲，不仅展现了其细腻的情感表达与独特的和声语言，更是呈现了独属于福列的艺术形象。《月光》是福列创作于1887年的艺术歌曲代表作之一，歌曲取材自象征主义诗人保尔·魏尔伦的同名诗作。福列通过流动起伏、宛如歌剧咏叹调的旋律与柔和的钢琴伴奏，赋予作品浓烈的诗意氛围。歌曲的和声处理独具匠心，彰显了鲜明的个性化艺术特质，调性朦胧，在似乎明晰却又迷茫中，呈现如雾、如梦般的美好灵动，描绘了月夜下的情感与自然景色，体现了法国象征主义的

作者简介：陈姝，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辽宁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项目“‘文化自信’视阈下当代古诗词艺术歌曲研究”（LJKR0478）。

美学特点。《梦后》创作于1877年,是福列最广为人知的声乐作品之一。《梦后》的歌词取自一首意大利诗作,讲述了一场美丽梦境与现实之间的情感交流。其旋律悠扬,从头至尾都贯穿了梦中陶醉和醒后惆怅的情绪发展。歌曲常被改编成各种器乐形式,其中以大提琴演奏形式最为常见,深受演奏家与听众喜爱。这两首歌曲既充分彰显了福列深耕艺术歌曲创作的深厚功底与细腻情感表达,也清晰勾勒出19世纪末法国音乐从浪漫主义向印象主义过渡的风格特质。

## 二、音源语境下的法国艺术歌曲

法语,作为世界公认的浪漫语言典范,凭借流畅而富有韵味的文体,以及独特新颖的音源体系,构筑了法国含蓄内敛的文化底蕴,而这也正是法国艺术歌曲迅速崛起并在西方艺术歌曲界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

### (一) 发声的音源性特征

法语作为表音文字之一,语音构成上的不同是其有别于其他语言最显著的特征。法语以元音为主导并根据发音部位和发声位置的差异分为口腔元音和鼻腔元音两大类<sup>[1]</sup>,而辅音除了q、c、l、r、f外,其余基本在词尾不发音。数量繁多的元音与辅音既造就了法语艺术歌曲的柔和恬美,也使其难度与复杂性不可同其他语言相提并论。其中,特殊的鼻腔元音赋予了法国艺术歌曲独特的音色特征。正如音乐学者皮埃尔·伯纳克指出的,法语的鼻腔元音对演唱法国艺术歌曲至关重要。它们不仅是发音的技术问题,更是构建声乐色彩的艺术元素。精确掌握鼻腔元音的发音,能够直接影响法国艺术歌曲风格特征的表达。<sup>[2]</sup>如在歌曲《月光》中,“Vainqueur”一词中的“in”,便是[ɛ̃]音素的呈现;在第22至第23小节中的“déguisements”和“fantasques”两个词语中,“en”和“an”的字母组合发出鼻腔元音[ɑ̃];第三十三段歌词“n'ont”的音标与实际发音也有区别。

此外,法语辅音的轻弱和发音时口腔的闭合

状态,与圆润的鼻化元音形成鲜明对比,使鼻化元音成为法语韵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语流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和信息量。在《月光》第26、27小节“Tout en chantant sur le mode mineur”(在小调模式下歌唱时)一句中,在“mineur”(小调)一词中,第一个单词的旋律走向与文字语势完全吻合,音乐转成小调色彩,进而形成一种元音与和声色彩的双重对应。同样,在《梦后》中,福列也对连续元音进行了个性化处理,如“Tu m'appellais et je quittais la terre”(你呼唤我,我便离开了大地),连续的[e]元音被精心雕琢成波浪状的旋律线条,通过这一元音的微妙变化,将前文“夜莺悲鸣”的哀婉浪潮巧妙地转化为更为欢快的旋律,变音效果鲜明。正如法国音乐学家让·米歇尔内图所言:“福列声乐作品中的鼻化元音不仅是作品的声音特色所在,也是连接音乐结构的关键因素,使旋律线条具有‘流动的弧度’。”<sup>[3]</sup>

### (二) “诗”与“乐”的结合

德国诗人歌德指出:“毫无疑问,当诗歌与音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更为强烈的效果。”19世纪是充满浪漫情调的时代,法国文学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众多作曲家、诗人与哲学家投身对美的探索,渴望从中获得极致的心灵愉悦。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发现了更为细腻、直接且震撼人心的感受,这一审美态势使象征派诗歌<sup>[4]</sup>油然而生,魏尔兰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魏尔兰运用间接的技法揭示和刻画人的内心世界,并通过具体的形象来将其象征化。魏尔兰的诗歌作品一般笼罩在浓浓的气氛中,流淌着迷惘而又幽远的颜色,同时也是一种超乎语言本身的审美韵味的体现。

为传达现实生活中难以启齿的晦涩真相,他们只好借助象征手法解决缺少直接语言的问题。他们不仅要展现难以言喻之物,更追求语言本身的美感,使其超越意义而独立存在,还要使含义复杂的词汇重现情感意义,并使之产生纯粹的音乐意义。他们认为,诗歌要表达一种神秘感,直击灵魂深处,这种感觉只有通过音乐化的语言才能暗示朦胧的感觉。这类诗歌自由的诗体、富有

音乐性的法语诗词及“明朗与朦胧交织”的诗风，吸引了福列，为福列提供了诗乐融合的创作空间。因此，福列艺术歌曲的歌词多源自诗歌的再创作。《月光》的歌词改编自诗人魏尔兰的同名诗歌《月光》，而《梦后》改编自一首意大利诗作。

为更深入理解象征派诗歌的精神世界，并准确传达其内蕴，福列运用一种既不过分渲染又能巧妙传达的方式来描绘诗歌的深沉感情。正如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瓦雷利所言：“欲入梦境，先需清醒。”福列的音乐总能恰到好处地融入象征主义诗歌微妙而略带忧伤的美感中，完美地诠释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核心内涵，而这种法语特有的文学性与音乐性也在其中得以彰显。

### 三、福列两首艺术歌曲的旋律特征分析

福列的艺术歌曲高雅知性，诗歌迷雾朦胧的

意境美在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令诸多业界学者与音乐家如痴如醉。但正所谓“意者心之发，物者意之用”，歌曲形制与旋律的独特设计，深刻展现了福列艺术歌曲的精湛之处，笔者以《月光》和《梦后》为例进行个案分析。

#### (一)《月光》旋律特征

##### 1. 新颖独到的曲式结构

音乐理论家罗伯特·奥尔德里奇指出：“《月光》的架构设计精妙地展现了福列对传统曲式的独到见解，他摒弃了传统的分节歌模式，转而采用了一种更为灵活多变的结构，以细腻地捕捉并呈现诗歌中情绪的微妙波动。”<sup>[5]</sup>歌曲《月光》以四三拍小步舞曲的形式呈现，为不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sup>[6]</sup>（见图1）作品以c小调作为情感基调，经历了一系列调性转换，经过降E和降A大调，最终又回归至c小调，这一过程仿佛是对情感起伏的一次深刻描绘，最终达到宁静与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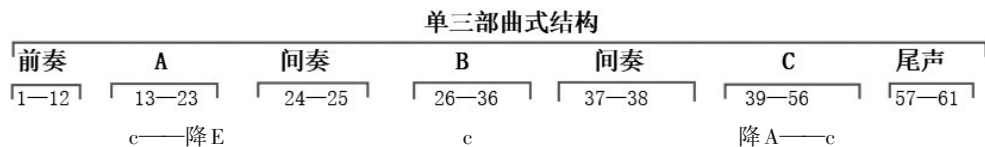


图1 《月光》曲式结构

##### 2. 旋律构建的“内在语感”与线条美

与作曲家舒伯特或舒曼描写情感袒露和戏剧化的旋律相比，福列艺术歌曲的旋律线条更接近语调式自然流畅的美，并且旋律很少使用动机发展。在艺术歌曲《月光》中，福列基本不考虑旋律线条的变化，而是伴随诗词节奏和情绪发展的自然形态，呈现很强的“语言内旋律性”，这是依循诗词语言、声调内在肌理而生发的旋律，避免了旋律线条的刻意雕琢，使歌曲如同说话一般或者像梦中低吟。这种旋律处理让钢琴与人声共同营造出朦胧的诗意氛围。

《月光》的前奏（第1—12小节）以c小调为主要调性，第4—9小节（见谱例1）的旋律构成了歌曲的核心素材，并在第9—12小节中重复出

现；同时，第5—7小节的旋律在第13—15小节中再现。福列将多重短促而具有歌唱性的前奏音响和主题动机融合，辅以不完整的十六分音符节奏组合，好似描绘了一组如梦似幻的真实月夜假面舞会图景。随着这段悠扬的舞曲节奏，人们开始了只属于个人的月夜狂欢。第13—18小节为A部分（见谱例2），旋律声部在进入后，其音程主要包括向上或向下的二度和三度跳跃行进，其中大部分是由八分音符构成的节奏。歌唱的主旋律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自然而然地延续了前奏中钢琴独奏营造的夜晚月色下人们轻盈起舞的浪漫氛围。人声与钢琴的对话勾勒出一幅具象化的音乐图景：假面之下的人们伴着月色起舞，舞步的轻盈、心绪的流转，皆在这一段旋律中缓缓铺展。

谱例 1 《月光》第 4—9 小节

sempre dolce

谱例 2 《月光》第 13—18 小节

*p*  
Vo - tre mè est un pa - y - sa - ge choi - si,

*pp*

Que vont char - mant mas - ques et ber - ga - mas - ques

第 24—29 小节 (见谱例 3) 的音乐呈现与 A 部分有所不同, c 小调和 <sup>b</sup>E 大调交替出现, 赋予

音乐独特的明暗色彩, 营造出月光舞会般忽明忽暗的效果。特别是在第 28 小节收尾处, 福列巧妙

地将四分音符 $\flat E$ 的时值稍作延长，与氛围相得益彰。这是作品的高潮部分，旋律线条到达最高点。在C部分的第39—41小节（见谱例4）中，音乐以柔和的方式展开，此处仍旧是c小调与 $\flat E$ 大调

之间的转换，如同夜晚宁静而美丽的水面，伴随喷泉潺潺的流水声，这些元素都巧妙地融入了旋律，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视觉冲击力的音乐画卷之中。

### 谱例3 《月光》第24—29小节

*dolce*  
Tout en chan-tant

*p* *pp*

*Ped.* \*

sur le mode mi-neur, L'a-mour vain-queur et la vie op-por-

### 谱例4 《月光》第39—41小节

*espressivo e dolce*  
Au cal-me clair de

*pp*

*Ped.* \*

第58—61小节为尾声部分（见谱例5），通过重复呈现开头4小节的主题旋律，深化歌曲的协调与和谐统一。在和声织体上，第58—59小节的

和声处理尤为精彩，通过五声音阶的VI级和弦第二转位（大三和弦）与I级主和弦（小三和弦）的交替使用，创造丰富的和声色彩和立体感。

谱例5 《月光》第58—61小节<sup>[7]</sup>

福列艺术歌曲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其将音乐语言的自律性和诗歌文本的语义性融为一体。他常借助音高的起伏变化来塑造不同的语气色彩，如在前文提及的乐句“Tout en chantant sur le mode mineur”中，福列将“mineur”（小调）一词恰如其分地嵌入下行旋律。“mineur”本身带有沉郁、低沉的语义内涵，这样的旋律设计便在音乐形象与文字语义两个层面形成了双重呼应与强化。艺术歌曲《月光》虽篇幅短小，却色彩斑斓。伴奏

声部与主旋律声部交错呈现、循环往复，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同时，又互为补充，共同完成了歌曲内涵的表达。

## (二)《梦后》旋律特征

## 1. 规整细腻的曲式结构

艺术歌曲《梦后》采用AA'B的三段式结构（见表1），相较于《月光》的自由，《梦后》的结构更为规整，但福列通过细腻的动机变化和情感层次的推进，避免了形式上的机械重复。

表1 《梦后》结构

乐部	A	A'	B
乐句	a+b	a+b'	c+c'
小节	(1—8)+(9—15)	(16—23)+(24—30)	(31—38)+(39—48)
调性	d F	d	<sup>b</sup> B d a d

## 2. 富有色彩的调性“滑动”与旋律的诗意流动

与德彪西通过刻意的和声模糊调性不同，福列凭借对旋律线条的渐次伸展和细腻、自然的情感起伏来表现诗中的梦境与醒来的差距。《梦后》整体上呈现旋律线条的极致优美，是一首充满歌唱性的作品。其旋律中的跳跃音程虽少，却以平稳的音程行进为主，辅以柔和细腻的音量变化，细腻地勾勒出情感的波澜。福列通过极其细微的声音波动，在不对称的节拍中营造一种虚无缥缈的意境；缓慢而平稳的旋律，宛如梦中低吟浅唱，令人沉醉。“内在运动”就是对这一层次的体验，并且

让诗歌深处蕴含的情感成为音乐的“内省性”。

《梦后》以d小调开头，以简洁且密集的主和弦开篇，主和弦持续1小节，力度稳定在弱（*p*）上。自第2小节起，人声旋律呈先上行后下行的音阶式走向，代表入睡状态下的幻想世界。作为A段的变化重复，从第17小节开始，调性短暂转向F大调，随后回归d小调。和声与旋律框架与A段基本一致，但在情绪上通过力度增强和音区扩展，表现了对梦境中天堂光芒的向往。同时，第26—30小节是高潮之前的动荡，前后两次相同，属于复合乐段结构，仅在发展路径上存在分歧。

福列的音乐作品以精致和唯美的风格著称，如在艺术歌曲《月光》中，歌曲的最后部分通过4个以上乐节的平行关系构建，如第4个乐节与第5个乐节形成对比。在第31小节处达到高潮，以高音 $g^2$ 为标志，而第38—39小节则通过四度向上和五度下行的旋律运动，优雅地结束。福列通过对动态、音高等方面的强化处理，使再现部不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达到情感上的升华。

在艺术歌曲《梦后》中，作曲家娴熟而巧妙地运用了模糊和声关系、探索非传统和弦结构等多种手法，体现其在和声方面的独特见解。技术极其精妙，更能体现作曲家的情感奔涌；歌曲把听众一步步带入其情绪氛围之中，使听众内心的梦幻与真实交错，激发他们对一种无形的力量产生由衷的共鸣。我们通常把和声明确归入某一调性，而在福列的作品中，它有时却呈现为一种调性逐渐模糊的过程，如变调式、非功能性和弦等的存在，会使和声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功能性的属和弦进程的桎梏，使歌曲更具情感的表现力及朦胧的梦幻感。在旋律的创作过程中，福列不断融入经过音或向心环绕音等，使音乐旋律呈现流畅自然的律动，听众能从旋律中感受独特而悦耳的韵律与灵动的弹性。此外，级进与跳进的组合令歌曲的艺术效果更加丰富。在a乐句第1—4小节的旋律音型中，福列以厚重的旋律线条为基础，加上附点和切分音对线形加以修饰，旋律线条宛如群山叠嶂，起伏分明。同时，在四三拍的节奏行进中，第七拍结尾与第八拍连接处的音符交替，在节奏的加速处理下，显得更为迅速，进而构成了充满梦幻色彩的音乐氛围。福列在第5小节的旋律构建中大胆创新，采用了一些较为另类的和声手法和模糊的和声关系，较多地运用经过音，并配以大量的模进及在连音符中加入三连音，在渐强—渐弱—渐强的变化中，丰满段落，增强音乐情绪的表达效果，引领听众去感受诗歌的梦境和现实之间微妙的分界线，给人以如梦如幻的感觉。旋律作为作品的核心部分，很好地传达了歌词的思想情感，并将抽象的象征性意象转化为具

体的音响形象，使听众能够更深入地体验和感悟歌曲的内涵与情感。

福列通过旋律的巧妙编织，不仅引领音乐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前行，更在空间维度上构筑深邃的情感空间与宏大的意境画卷，使听众仿佛穿越时空，沉浸于丰富的情感世界中。在第24—28小节中，旋律的提升与和声的扩展编织出对后续变化的预设，这种手法犹如在画布上挥洒自如，勾勒出通往未知世界的壮丽图景，更强烈地表现出歌词对超凡境界的渴望。福列艺术歌曲的旋律不仅与歌词在情感上紧密交织，共鸣回响，更在故事的叙述结构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核心角色。通过旋律的演变与革新，赋予歌词叙述以动态与发展的生命力。特别是在B段中“Hélas! Hélas! triste réveil des songes”（唉！唉！梦的悲伤醒来）处，通过快速的音高下降表现梦醒后的失落感，这种处理手法被视为福列声乐作品中情感表达的重要手段。

在第34—38小节中，福列利用旋律的柔和滑落、力度的渐强表述从梦幻到现实的转变过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潮起伏、种种企盼与渴求；又以这样的表现手法使音乐更加贴近歌词的感情表达，完美地实现了歌声与音乐之间的和谐统一。在第42—47小节，旋律的再现、和声的柔美处理，使人仿佛置身良辰美景之中，忆起曾经拥有的温暖。然而，美景难掩人去楼空的凄凉，这一切美好只能化作对往昔的追忆。折柳送别的痴情女子空留满腹相思，却再也见不到曾经的情郎，编织出对往昔幸福时光的深情回望，同时也流露出面对失去之物时的无力与哀愁。

#### 四、福列艺术歌曲对法国艺术歌曲发展的影响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音乐语言与风格经历空前巨变。在此语境下，福列的艺术歌曲不仅折射出法国艺术歌曲的总体走向，而且推动了法国音乐风格的现代化，其独到的旋律与和声技巧更使诗乐无缝交融，创造出深具艺术性的审美

境界。福列对法国艺术歌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 音乐情感的再表达

诗歌与音乐的交融是福列音乐创作显著的风格特征之一,这一创新不仅丰富了法国艺术歌曲的表达,更在音乐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而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sup>[8]</sup>福列巧妙地将文字升华为音乐语言,将深沉的情感与丰富的意象巧妙地融入交替出现的三连音与细腻的十六分音符之中,伴奏旋律宁静而流畅,精准地传达了诗词的意境与情感,让作品的内涵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意蕴深远的诗词与精巧美妙的音乐相结合以表达朦胧的意蕴和境界,正是这意境造就了福列作品温文尔雅、含蓄内敛的风格。<sup>[9]</sup>

此外,福列对象征派诗人创作的诗歌具有透彻入微的理解,其以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让作品焕发生勃勃的气息。福列创作的每一首歌曲都仿佛是一首蕴含了深情与极富画面感的诗歌,直击人心,令人动容。他的歌曲旋律既简洁明快,又不失优雅,转调手法巧妙而含蓄,细腻地勾勒出各种色彩与对比,令人叹为观止。为了表达情感,重视情感的表达而非演唱技巧,福列的音乐作品大多运用明显的转位、多变的旋律线条及在各声部间的翻转跳跃,并用三连音和三拍子等节奏形式增强旋律的流动性,曲调并未趋于激烈,只以温柔的张力流露恬静而深挚的情致。

### (二) 钢琴伴奏与人声融合的新突破

福列艺术歌曲的显著特点在于,以精简而精致的钢琴伴奏连缀寥寥数语的人声,既大幅提升伴奏在艺术歌曲中的比重,又显著增强音乐的画面感与表现力。这也是陈思在《论福列声乐作品钢琴伴奏形象》中提及的:“福列声乐作品创作将歌唱与钢琴伴奏放置于同等的地位,部分歌曲中钢琴伴奏在凸显演唱者演绎的同时起到了助奏的功能。《月光》曲调大部分为钢琴演奏,演唱者担任了助奏者的角色。”<sup>[10]</sup>此外,通过七和弦和多种

和声技法,构建错综复杂的和弦编配,使本来平静、优美的词句增添了力量与激情,提升了其表现抒情性旋律的功能,发挥了其叙事绘画式表达和描绘诗歌画面的作用。如在《梦后》中,稳定推进的三和弦像一条通往梦中的路,带领我们走进梦的世界,我们的内心也会被吸引,这种感触与诗歌营造的氛围相符合;再如在《月光》开篇中,“‘您的灵魂是一幅精选的风景画’将视觉、听觉、感觉融为一体,自然大调与利底亚调式在朦胧的色调转换中勾勒出隐喻的描绘。”<sup>[11]</sup>使用柔和的线条、悠长的节奏,在钢琴小调的色彩下像月光落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一样静谧,然后再通过钢琴与旋律不同功能形式的相互衬托,配以浪漫的诗歌,唯美又裹挟着淡淡哀愁的朦胧景象自然形成。在这样的情境下,钢琴伴奏如轻纱般朦胧,而人声则揭开了音乐的神秘面纱,曲折婉转的情感故事在人声与钢琴伴奏的和谐交融中缓缓展开,左手的分解和弦为这幅明亮皎洁的夜景图画增添了动人的旋律。

### (三) 和声与调性的处理

福列的艺术歌曲以独特的转调手法著称,歌曲不仅凸显主题材料的特性,还巧妙地融入不协和和弦,赋予歌曲丰富多变的色彩层次。余点分析道:“诗人在梦境中深深为爱入陶醉,迷蒙中的喃喃细语,三连音的碰撞,愈发令人无法自拔。第三小节调性色彩随着一个九和弦偏向于C大调,在第四小节音乐色彩又变成了F大调,如同梦境般不可捉摸,直到第七小节主调属和弦才显现出来,在末尾用了渐弱的效果,来表现主人公的轻叹。”<sup>[12]</sup>可见,福列不但能运用24个大小调变化自如地把诗与乐结合在一起,还善于通过同主音变化提升小调的重要性,大量运用变音记号与和弦外音,加强戏剧色彩;此外,他还擅长在作品中利用调性和声、音域等关系创造虚无缥缈的广阔空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福列在创作中非常注重音效的运用,无论是管弦乐的宏大叙事,还是歌唱艺术的细腻表达,都营造出强烈的音效对比,令人印象深刻。

## 五、结语

本文以艺术歌曲《月光》《梦后》为例，结合福列艺术歌曲的浪漫主义特质和印象主义风格，探析福列声乐作品的艺术形象建构。福列通过对法语语言韵律的精准把控、旋律与和声结构的创新设计，以及钢琴与声部关系的重塑，赋予其艺术歌曲深邃而富有诗意的表达力量。这些创作特征不仅拓展了法国艺术歌曲的表现边界，也为20世纪声乐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力图在还原其音乐语言内涵的同时，推动福列声乐作品在更广泛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以期为后续法国艺术歌曲演唱与教学研究提供借鉴与思路。

### 参考文献：

- [1] 陈定民. 法语语音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5.
- [2] BERNAC P. The Interpretation of French Song[M]. London: Cassell, 1970: 142.
- [3] NECTOUX J. Gabriel Fauré: a musical lif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63, 357.
- [4] 黄阿罗. 福雷的音画世界[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11.
- [5] ORLEDGE R. Gabriel Fauré [M]. London: Ernst Eulenburg Ltd, 1979: 85.
- [6] 王丛. 无与伦比的月光之美: 两首同词艺术歌曲《月光》的音乐风格及演唱技巧[J]. 乐府新声, 2019(2): 152-158.
- [7] 贾涛, 任曦. 法国艺术歌曲精选: 从福雷到勒叙尔[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 6-10.
- [8] 周海波. 中国现代文体理论导读[M].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20: 162.
- [9] 孙甜甜. 以《梦后》《爱之歌》为例谈福列艺术歌曲的风格特征与演唱处理[D]. 天津: 天津音乐学院, 2016: 8.
- [10] 陈思. 论福列声乐作品钢琴伴奏形象[J]. 艺术研究, 2023(6): 138-140.
- [11] 崔岚. 诗的“音乐化”与音乐的“诗化”: 合作钢琴视域下诗歌对法语艺术歌曲诠释的意义[J]. 乐府新声, 2023(2): 105-111.
- [12] 余点. 论福列艺术歌曲中“诗”与“乐”的艺术性[D]. 武汉: 武汉音乐学院, 2019: 15.

## On the Artistic Images of Fauré's Mélodies: Taking *Clair de Lune* and *Après un rêve* as Examples

Chen Shu

**Abstract:** As representative works reflecting French composer Gabriel Fauré's stylistic evolution across different creative periods, the *mélodies Clair de lune* and *Après un rêve* not only bear the imprint of Symbolism and Romanticism but also, through Fauré's distinctive tonal organization, melodic craftsmanship, and rhythmic treatment, fully manifest the multifaceted allure of his vocal language while vividly delineating the unique profile of his art songs, thus endowing these compositions with an "Hellenic beauty." By examining the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inherent to French vocalization and adopting the integration of poetry and music as an analytical le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melodic traits of these two *mélodies*, synthesizes Fauré's contributions to the French art song tradition—encompassing the re-expression of musical emotion, innovative confluence of piano accompaniment and vocal line, and sophisticated manipulation of harmony and tonality—and progressively traces how art songs construct artistic imagery, thereby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performance and pedagogy of Fauré's vocal works.

**Key words:** French language; Song cycle; Gabriel Fauré; *Clair de Lune*; *Après un rêve*